

八月的陽光正中的從頭頂照耀下來，行走的人都沒有影子。八月不是一個沈思的季節，除非有冷氣的幫助。

PART I

十三個月前，面對的還是一群33人的少年面孔，雨把吊在天花板的風扇呼呼的轉着，同樣嗖嗖聲響着的是學生手中筆管劃過紙張的聲音。夏天不是一個思考的季節，太陽的熱氣還是一陣陣的從外面散延進來，躲在後面監視着的一對眼睛已經漸漸的翻倦下來，使得好幾次讓失去主宰的頭腦往前直跌然後又猛然的抽起，才發覺到前面已經有學生高舉右手要求做第一個交卷的人。

夏天不是一個思考的季節，很多愚蠢的決定都在這個季節中進行。前面坐着的33個學生沒有一個可以答到滿意的成績，他們的老師想。聰明而輝煌的日子是自己在學校求學的日子，求學者比教學者更加活躍思考，求學者沒有教學者的迂腐，求學者跑到外面世界的機會比教學者多，求學者不會像教育者一樣行動遲鈍，安於逸樂、安於老婆、安於老公。求學者走過水旁，倒影着的瘦長身材携着棒球手套、球棒，兩隻精靈的眼睛黑得發亮。

有誰還會耽在學校裏一輩子，在大學裏的最後一年已經達至神經抽、的地步，在四壁環繞着的是書籍、盒帶，過強的黃色吊燈有將人推進癡狂境界的感覺，書籍和音樂盒帶都成爲了夢魘的根源，搜集得七七八八的KAFKA著作、八八九九的JETHRO TULL盒帶，彷彿世界的日常生活，映像和邏輯都被顛倒過來，需要重新的安排。晚上更深的時候，維多利亞港的油輪越過水域的嗖嗖浪聲隱約傳來，對岸葵涌貨運碼頭的燈火通明，相去數哩的燈火居然可以照射進這處於半山的房間來，停留在牆與天花板之間。燈火的監視下是從床上起來，在室內走動，然後按着盒帶錄音機，讓磁頭輾過一盒GORDON LIGHTFOOT或者JANIS IAN。當自動停止的按鈕嘍的一聲彈上來的時候，經過清爽的露台涼風拂掃的身軀才緩慢的從外面移動進來。看看殘舊的鬧鐘，已是凌晨三時多的時候了。

一方面是日趨接近的考試日期，一方面是來日不長的工作環境。

那一年，在診療室遇到的同學特別多，在推門進出之間，都以手上拿着的藥物袋作招呼。醫生開的藥丸可能是輕微的鎮靜藥、安眠藥，或者甚麼藥都不是，只是一片粉劑的假藥丸。

鄰室未關掉的收音機還有輕音樂自牆壁間滲透過來。劉群章的聲音足以使室內的人睡眠，但却不能使鄰室的人睡眠，因爲他是一個音樂的專注者。

很多決定都在晚上看着天花板進行。風扇的馬達聲低沉的鳴鳴着，睡在床上的人担



心四個月後會做一些甚麼的工作。在學校中寄居了十九年，沒有想像過外面是一個怎樣的世界，傳說很多，有些人甚至將它說成有洪水猛獸的洪荒社會規律，不知道早三年，甚至五年，甚至更早出道的人都變成怎麼樣。有時想像他們可能已經身經百戰，在這一層面上，他們足以使仍然逗留在學校中的人引起自卑的情緒。

不過，學府始終是一個使人抬頭的地方，有時候，發覺對這觀念的看法，英國人和中國人都很相似，三年的港大使人生活得趾高氣揚，從來沒有懷疑過這種生活所賜予的侃侃而談的權利，對於領導、差使的權利也認爲會順理成章的追隨而來。在相識的同學／朋友當中，發覺沒有一個人對外面的世界有任何信心，曾經一同翻閱書本的同學都聲明要從大學回到中學去，一同聆聽音樂的朋友不多，一個去了英國，繼續他的碩士、博士學位，一個進入廉署工作。餘下的自己將會怎樣，習染了外面世界沒有信心的傳說使到選擇簡單化下來。

簡單的選擇依然是一個要面對的選擇，但是爲了補償過去三年支銷於家庭生活充裕

的權利，爲了讓過去兩年內建立的兩性感情有一個展望，接受決定是必然的事，聘約在六月間簽訂。但沒有人會相信一個長頭髮的老師，起碼其它的老師不會相信，他們會相信一名懂得OVER AND OVER, PLAI-SIR D'AMOUR的老師會很有音樂修養，亦很新潮、開放。但却不會相信一名可以解釋JACKSON BROWNE DAN FOGELBERG的人也可以同樣的予學生啓發性。學生不會相信一名頭髮長至及肩；並且開始留鬍子的廿多歲老師可以替他們將唐詩、樂詞或者史記解釋得滿意，提供多元性的答案並不能確立開放的形象，只能夠增加態度不肯定和沒有信心的懷疑。

六月的決定是錯誤的，無主宰下跌的頭腦再一次猛然的抽起，交了卷的學生已經佔全室的一大半。四圍疏減了黑壓壓的頭腦，剩下明顯的空着的椅子，風扇在頭上呼呼的轉着，四塊牆壁留下斑斑的膠鞋底的印、皮球的印、和風扇吹起得略爲飄揚的貼在牆上壁板的告示紙。米黃的課室四壁缺少了一種GLAMOUR。